

沈阳,陵北街1号,沈飞航空博览园。
展厅里,一面面旗帜铺展开来,“罗阳青年突击队”的宇
迹遒劲有力。每一面旗帜上,名字密密麻麻,有的墨迹已微
微变淡,有的像是刚刚落笔。

14年前,罗阳倒在辽宁舰成功归航的那一刻。
14年后,“罗阳”成了一群人的名字——沈飞“罗阳青年
突击队”。每一面队旗,是一次攻坚的见证;每一个签名,是
一句“航空报国”的承诺。

时间的答案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型策划



“罗阳青年突击队”把“航空报国”从口号转化成了每一天的坚守。

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找到了与罗阳相同的路

他们成了『他』

本报记者 田勇 文并摄

6月17日清晨7点半,沈飞四号门前人流渐密。一片“航空蓝”汇成一条流动的河,朝厂区里涌去。

这里是航空工业沈飞,它被誉为“中国歼击机的摇篮”,沈阳人都叫它沈飞。

方文墨就在这条“蓝河”里。他穿过厂区,拐进操作间。墙边那张操作台不大,墙上挂着几把锉刀,手柄磨得锃亮——那是他用过又磨、磨过又用的家伙。这是以他名字命名的“方文墨班”,他是沈飞“罗阳青年突击队”的首批队员。

走到操作台前,他前腿微弓,后腿绷紧,双手握锉,开始为舰载机零部件做最后的修整。

2003年,19岁的方文墨,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沈飞技校毕业。跨进沈飞大门的那天,方文墨暗暗下定决心:成为全国最好的钳工!这句壮语,方文墨记在心底,也刻进每一个飞机零件里。钳工一年换十几把锉刀算正常,方文墨一年却要换上两三百把。“最精密的活儿装在飞机上,给飞行员的生命保驾护航,打磨精度就得推到极

限。”他说。精度从0.1毫米往下逼近,0.05、0.02、0.01、0.003,直到那个“文墨精度”——0.00068毫米。那项纪录,他是在2012年创造的。也是那一年,歼-15舰载机在辽宁舰上首次成功起降,而那位被方文墨视为精神航标的歼-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倒下了。

方文墨记得罗阳生前常说的那句话:“研制战机,要么是零分,要么是一百分,没有中间分。”罗阳去世后的第二年,沈飞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号召下,发起组建“罗阳

青年突击队”,方文墨首批加入。“既然以罗阳同志命名,就要体现罗阳精神,以精益求精的态度,用心做好每一个零件细节。”方文墨说道。

如今,“方文墨班”9个人里,走出了4位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冠军。徒弟耿伟华说,师傅对他只有一个要求:“想成功没有捷径,自古华山一条路。”十多年下来,这个班累计攻关150多项,拿了24项国家专利。

罗阳走了,但他那句“要么是零分,要么是一百分”,仍有人替他坚守践行。

在沈飞航空博览园,有一间复原的罗阳办公室。每年新工人入职,都会到这里聆听罗阳事迹。讲解员韩雁燕说:“站在那张办公桌前,新职工常常沉默。大多数人没见过罗阳,但透过这张桌子,能看见那个把一生都献给‘战鹰’的人。”

张敏,便是奔赴这束光芒的年轻人之一。“我是冲着罗阳来的!他用生命铸起‘航空报国’的精神丰碑,他的精神和事迹感染着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年轻人。”张敏说。2012年,她从吉林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。第二年,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沈飞,成为“罗阳青年突击队”首批队员。

入职后做技术员,她渐渐发现航空流程管理体系有提升空间,便想着调整工作重心。这意味着走出“舒适区”,大量理论知识要从头啃。她想起罗阳当年攻坚的样子,咬着牙,把架构师、经济师等资格证一个一个考了下來。如今,她和团队打通了从合同签订到客户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链条。

李晓丹和张敏轨迹相似。2012年,东北大学博士毕业后,她也是直奔沈飞而来,并成为“罗阳青年突击队”首批队员。

2013年,她撞上了一块“硬骨头”。新型战机对高减重、长寿命、低成本的要求越来越迫切,沈飞开始探索金属增材制造——3D打印。可这项技术,对沈飞是空白,对全国也是空白。

“那是老工人听都没听过的零件,每一项都是‘卡脖子’的难题。”李晓丹说。

她和同事闷头苦干,不分昼夜地试验。有时走出厂房,外面已是晨曦微露。“当时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像罗阳那样,跟时间赛跑。”李晓丹说道。

28天后,沈飞第一个3D打印航空零件诞生了,创下行业最短时间实现高端装备使用并具备零件生产能力的先例。首战告捷,没人喘息。800多页的试验报告,反复验证每一项性能数据,最终托举着第一个增材制造零件飞上蓝天。

2024年,第十五届珠海航展。一架银灰色战机划过机场上空,翻转、加速,发动机的轰鸣声里,观众爆发出阵阵欢呼。那是歼-35A首次公开飞行展示。

很少有人知道,这架新机型飞机的前身——“鹞鹰”是罗阳生前参与的最后一个型号。研制中罗阳倾注了大量心血,作为研制生产的现场总指挥,他积极探索新机试制的新模式,从而推动我国航空制造水平快速进步。如今“鹞鹰”成了歼-35A,歼-15也出了其他型号。他的接力棒,已经交到更年轻的人手里。

见到蔡洋洋是在实验室,她正带着一群年轻人攻克航空工艺装备上的技术难题。2024年,她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,入职沈飞,牵头组建了工艺装备革新“罗阳青年突击队”。这支队伍共有23名成员,博士约占四成,硕士以上六成多。他们不只盯着工艺装备,还把人工智能和知识图谱引入工业设计,已服务十余项重大任务,申报6项国家专利。

像蔡洋洋这样的青年职工还有任威朋,他是沈飞19厂“罗阳青年突击队”队长。他带着队员死磕型号零件表面处理的工艺瓶颈,

连续几天守在闷热刺鼻的氧化槽旁,反复观察、验证,终于找到症结,完成了生产任务。“传承罗阳精神,就得在实战中长本事,练出能解决难题的真功夫。”他说。

2023年入职的刘铭洋,是突击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之一。“我入职那年,歼-35A还没亮相。师傅指着屏幕上的模型跟我说,好好干,你会亲眼看到它飞起来。”一年后,他坐在珠海航展观众席上,看着那架银灰色战机从头顶呼啸而过,“那一刻,我觉得所有加班都值了。”

罗阳生前说过:“外国人能干成的事,我们中国人同样能干成,而且能干得更好。”

14年过去了。在沈飞航空博览园,从“030207”那间窄小的宿舍,到满墙的突击队队旗,走过去不过几分钟。可14年来,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用脚步反复丈量这段路,把“航空报国”从口号转化成了每一天的坚守。

他们中许多人从未见过罗阳。但在这面墙上,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名字,也找到了与罗阳相同的路。

他们,终究成了“他”。



方文墨(左)是沈飞“罗阳青年突击队”首批队员。

罗爷爷,您好

本报记者 田勇

6月29日,星期一。一大早,沈飞航空博览园的大门还没开,一群“红领巾”已经在门口静静等着。他们都来自沈阳市第十一中学实验小学。

带队的是校长李冰滢和大队辅导员马皎月。两人站在队伍最前面,数了一遍人数,又数了一遍,低头看看孩子们怀里抱着的礼物——剪纸、书法、蜡笔画的生日蛋糕。

这天,是罗阳诞辰65周年。

门开了,讲解员韩雁燕迎出来,领着孩子们往里走。

博览园外场,晨光斜照,飞机的影子长长地铺在地面上。一个男孩在歼-8飞机前停下来,伸手想去摸一摸落架,又回头看向马老师。马皎月朝他点了点头。小手贴上去——金属冰凉,晨露未干。韩雁燕走过来,缓缓介绍:“这是歼-8飞机,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第一款高空高速歼击机。罗阳爷爷年轻的时候,

它还是最先进的飞机。”

走到另一架飞机跟前,她说:“这是‘鹞鹰’,倾注了罗阳爷爷很多心血。”一个女孩举手问:“后来呢?”韩雁燕停了一下:“后来,他就走了。”

来到罗阳办公室复原场景,方文墨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他穿着“航空蓝”,站在桌边。

他讲罗阳生前常说的那句话:“研制战机,要么是零分,要么是一百分,没有中间分。”他讲自己19岁从技校毕业,在操作台前一站20多年,把金属从粗糙磨到光滑,从0.1毫米磨到0.00068毫米。

他拿出一块亲手打磨的零件。孩子们凑上来,零件表面像镜子一样,能照出人脸。

“方叔叔,你磨了多少年才磨成这样?”一个女孩问。

方文墨想了想:“20多年吧。”

“那你不累吗?”

他笑了:“累啊。但罗阳爷爷比我更累。”

孩子们把带来的剪纸和书画轻轻放在办公桌上。那幅歼-15舰载机的剪纸,火红火红的,在灯光下格外扎眼。一个留着寸头的男孩蹲下来,用手掌把剪纸一点点抚平,嘴里嘀咕着:“别被风吹跑了。”

“这堂思政课,更像是一场与罗阳的重逢。”李冰滢说,“把‘航空报国’的种子,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。”



方文墨与孩子们共同追忆罗阳。



李晓丹要像罗阳那样跟时间赛跑。

